

中国：大国崛起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 导 言

多少代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中国崛起不再被视为神话，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中国已经重归世界强国之列。“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以五千年文明为积淀，以百余年磨难为基点，以五十余年发展为基石，多少荣辱悲欢，多少兴衰成败，成就了这只浴火重生的凤凰！

回首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回首中国百年沧桑，回首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多年的历程，我们坚信，中国崛起是历史必然，中国崛起之势不可逆转，像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黄河水，像一破夔门永向前的川江浪。

21世纪初年，世界迎来了中国崛起的曙光。这场历史性巨变肇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加速于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其高潮却刚刚来临。我们尚不能把握这场巨变的最终结果，但是全世界却从中感受到了中国崛起带来的震撼。



# 浴火重生的凤凰 ——中国崛起的战略意义

门洪华

一旦中国醒来，她将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撼。

——拿破仑

每一个世纪都会出现拥有实力、意志、智慧和道德原动力，希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重塑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这几乎是一个自然定律。

——亨利·基辛格<sup>①</sup>

中国崛起是20世纪的晚霞，更是21世纪的曙光。

人类历史画卷波澜壮阔，大国兴衰是其内在的逻辑。中国曾经作为这幅画卷的主角达数世纪之久。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十几个世纪里，中国一直处于世界文明发展的高峰，走在世界的前列。历史以其公正无私的笔触，记载了中国曾经的辉煌。如同人类历史，一个国家的历程亦若江海之波涛潮落潮涨。19世纪中叶，内忧积重难返、外患频仍导致中国一度衰落。20世纪，中国一步步迎来变革之潮涨。对中国而言，20世纪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一个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折年代（A Great Transformation Era）。<sup>②</sup> 20世纪前半叶，中国尚处于不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底层，首先是恢复19世纪失去的独立与主权；20世纪下半叶，中国迎来历史性的崛起，谋求国富民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尤其是20世纪的最后

<sup>①</sup>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17.

许纪霖：《三种危机与三种思潮——20世纪中国的思想史》，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1期，第66—71页；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主编：《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369页。

20年，中国主动开始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并逐步成为国际体系一个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塑造者。<sup>①</sup> 改革开放成为现代中国崛起的一个历史性序幕，经济快速增长和现代化追赶模式成为当代中国演绎的绚丽传奇。<sup>②</sup> 1978年至今，中国综合国力上升速度居诸大国之最，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增长9.3%的高水平，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67万亿元人民币，按现行汇率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90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8512亿美元，世界排名仅次于美、德、日。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目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中国被视为世界经济发动机(Economic Powerhouse)之一，继美、日、欧之后的第四大世界经济支柱。<sup>③</sup> 中国政治昌明、社会进步有目共睹，国家安全愈加稳固，<sup>④</sup> 文化事业精彩纷呈，外交硕果累累，国际影响与日俱增。概言之，多少代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中国崛起不再被视为神话，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中国已经重归世界强国之列。“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以五千年文明为积淀，以百余磨难为基点，以五十余年发展为基石，多少荣辱悲欢，多少兴衰成败，成就了这只浴火重生的凤凰！

回首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回首中国百年沧桑，回首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多年的历程，我们坚信，中国崛起是历史必然，中国崛起之势不可逆转，像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黄河水，像一破夔门永向前的川江浪。

21世纪初年，世界迎来了中国崛起的曙光。这场历史性巨变肇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加速于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其高潮却刚刚来临。我们尚不能把握这场巨变的最终结果，但是全世界却从中感受到了中国崛起带来的震撼。

20世纪，中国由弱国向强国发展，从封闭走向开放；世纪之交，国际

章百家：《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4—19页；门洪华：《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载《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2期，第4—13页。

门洪华：《论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载《中央党校学报》2003年第3期，第63—68页。

<sup>③</sup> Emma V. Broomfield, "Perceptions of Danger: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2, No. 35, 2003, pp.265—284.

中国国家安全的稳固具体表现在：在自秦汉以来的2000多年历史中，中国第一次消除了来自北部的威胁；自鸦片战争160多年来第一次消除了来自海上的大规模军事威胁；自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以来的100多年中，第一次消除了来自东边的日本的威胁。

政治经济体系面临空前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改革开放步入关键阶段；21世纪之初，中国领导人和战略研究界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战略思想。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似乎相约而行，这种历史性重合既给人类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所谓崛起，是一种兴盛的景象，但又不是一般的兴盛，而是一个大国从落后转向兴盛的景象；崛起是一种发展，但又不是一般的发展，而是一个大国改变世界政治生态和国际格局的发展。因此，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引起整个世界的关注。对中国崛起的关注，始于中国崛起之前。拿破仑的名言“一旦中国醒来，她将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撼”不仅激励着中国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也提醒着世界诸强国为中国未来的崛起而“居安思危”。从历史经验看，任何大国的崛起都将导致世界权力格局、利益格局乃至观念格局的重大调整，重新洗牌势在难免。作为一个非西方大国，中国崛起将是改变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形态的最重大事件。鉴于中国遭受百年屈辱和曾经辉煌的历史，这样的崛起还可能引致西方国家害怕被复仇的恐惧，中国崛起带来的世界震撼可想而知。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变得越强大和富有，就越需要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也更愿意并有能力为谋求其利益而战。因此，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崛起，在第二个千年的后半期令任何一个可比的现象相形见绌。<sup>①</sup>就21世纪而言没有任何一项战略挑战会比回应中国崛起更为重要。<sup>②</sup>

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把国内事情作为第一要务，改变自己的面貌，培养国民健全的大国心态仍将是中国崛起至关重要的任务。然而在全球化相互依赖日益深化的时代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国家利益的拓展、国际利益的谋求、国际责任的承担将越来越成为中国崛起的鲜明特征。实际上对中国如何使用其新增力量和影响的国际争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sup>③</sup>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国际社会看待中国犹如雾里看花。在一定程度上国际社会仍然把中国视为尼斯湖怪兽巨大、神秘、力量无比而又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

<sup>②</sup>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7, 1995, B5.

<sup>③</sup> Stuart Harris and Gary Klimtworth, eds., *China as a Great Power: Myths,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15.

行为莫测，既令人害怕又让人着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程度、中国崛起的客观事实都需要中国制定建设性的、透明度高的、可预期的崛起战略，并更加关注自己的国际形象。这是时代赋予中国的历史使命。

## 中国崛起的历史轨迹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sup>①</sup>俯瞰数世纪的波谲云诡，解读大国兴衰的历史，勾勒中国崛起的轨迹，我们可以从中体味中国崛起的战略意义。

综观古代历史，没有一个国家拥有统驭世界的力量、影响力或遍及世界的利益，也没有一种国际体系曾经达到全球规模。真正全球性体系的出现有赖于地理大发现。15、16世纪开始，欧洲列强筚路蓝缕，开创了稳定的全球航海体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规模的贸易体系。到19世纪中叶，当中国也被殖民体系所触及之际，一个全球性国际体系产生了。工业革命、运输革命（铁路革命、海洋革命）、通讯革命（电报、无线电通讯）等相继而来，最终导致了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创立。

在这个体系的创立过程中，中国曾经拥有成为世界大国的机遇。17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当数三大帝国的兴起：英国在1688年发动“光荣革命”逐步建立了称霸世界的大不列颠帝国；1644年满洲军队占领北京，满族入主中原，建立了陆地疆域达1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清帝国；1689年，俄国彼得大帝开始执政并锐意革新、扩张，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然而，疆土面积最小的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的先行者，并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大国，霸主雄风延至20世纪30年代；国土辽阔的大清帝国和沙俄却都与这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未能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现代大国，均在19世纪屡屡遭受败绩。<sup>②</sup>18世纪，欧洲诸大国的兴起与非欧洲大国的衰落似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世纪，欧洲各国群雄逐鹿，并逐步将触角延伸至全球；中华帝国、奥斯曼帝国、印度帝国却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乃至崩溃。19世纪末，美国和日本的崛起是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生态的重大事件。<sup>③</sup>20世纪上半叶，经过两次世界

《贞观政要·论任贤第三》。

这是中国丧失的最大战略机遇期之一。参见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大战的洗礼 未经工业化的传统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一概退出了历史舞台 法西斯崛起大国(德、日)亦被打败 美国以不容置疑之势登上西方国家领袖的宝座。20世纪下半叶,世界迎来了新一轮全球化高潮,大国兴衰却更富有戏剧性。美国尽管一度衰落,长盛不衰的气势仍在,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似乎短期内不可动摇;曾经一度气势恢弘的苏联土崩瓦解,俄罗斯的经济地位甚至弱于韩国,短期内难以恢复元气;中国尽管错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经济发展黄金时期,却通过1978年的改革开放走上了崛起之路,其发展势头不可阻遏;印度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分为三,其崛起近来颇为引人注目;英法保住了在世界的政治经济地位,但成为世界大国的可能性越发渺茫;德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新崛起,但却仍然只拥有经济强势,称之为部分崛起(Partial Rise)似不为过,两国似乎也缺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成为世界大国的条件。如此,中国崛起成为这一历史进程的必然逻辑延伸。

大国兴衰的历史(1800年至今)<sup>②</sup>

国家	成为大国的时间	退出大国行列的时间
英国	1816	—
法国	1816	1940
	1945	—
德国/普鲁士	1816	1918
	1925	1945
	1991	—
俄罗斯/苏联	1816	1917
	1922	—
奥匈帝国	1816	1918
意大利	1860	1943
美国	1898	—
日本	1895	1945
	1991	—
中国	1950 <sup>注</sup>	—

注：中国因1950年抗美援朝而开始被视为大国。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310页

②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Michael D. Ward, "The Long Peace: A Reconsid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6, No.3, Summer 2002, pp.679—691.

著名学者王赓武认为，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讲，中国历经四次历史性的崛起。第一次崛起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标志，中国在国际上通用的英文名字“China”可能就来自于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的秦朝。接下来，汉朝统治了很长时间，以至于从此之后有了“汉人”一说。在随后的3个世纪里，汉朝的影响力波及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在这个早期阶段，中国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经济文化，而以贵族宫廷文化和地方宗教、礼仪、惯例所代表的中华价值观并没有广泛传播开来。7世纪唐朝的建立不仅昭示了中国的第二次崛起，而且巩固了中国在南方的力量，并通过陆路向四周扩展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还传播到了与之隔海相望的日本。这一时期，中国不仅高度开放，而且还迎来了一个贸易和工业不断增长的时代。来自遥远国度的商人和旅行者带来的新东西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而且对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由此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的全盛时期。1368年明朝建立，中国实现了第三次崛起。这次崛起与前两次相比有些逊色，中国的政治文化自此变得十分保守，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国家江河日下。20世纪末，中国开始了第四次崛起。目前中国的改革动力可与2000多年前中国第一次统一的爆发力旗鼓相当，今天的中国还让人想起7世纪的大唐风度。彼时，中国战胜了外来入侵，吸收了外来思想，向外国贸易和新技术打开门户，为今天的中国创造了宝贵的文化遗产。<sup>①</sup>尤其是大唐贞观之治，国势兴隆，民物蕃息，府库充盈，八方来朝，文化昌盛，<sup>②</sup>大唐风度迄今仍为世人所向往，有的学者将1978年以来的中国崛起称为现代“贞观之治”。<sup>③</sup>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存在一个生命周期：经济发展准备期或准备成长期；经济发展迅速期或迅速成长期；经济发展强盛期或鼎盛期；相对发展缓慢期；国力衰落期。<sup>④</sup>从中国与世界经济

王赓武：《中国迎来第四次崛起 有助改变世界格局》 载：2004年2月27日《环球时报》第12版。

② 王军：《江山代有强国出——世界强国兴盛之路探析及其对中国发展的启示》，载《经济研究参考》2003年第49期，第2—16页。

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主编：《第二次转型 国家制度建设》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胡鞍钢：《是威胁论还是互利论：中国经济崛起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影响》，载《国情报告》2002年第61期（总第441期），2002年7月18日。

发展的历史看，元年—1800年，中国既是世界人口大国，又是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1800—1949年，中国迅速衰落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50年至今，中国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比较成功地发动工业化、现代化，追赶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与贸易总量的比重再次上升，中国有可能再次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们认为，1950—1980年是中国经济准备成长期；1980—202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期，即经济起飞时期；2020—2050年，中国将进入经济发展的强盛期，基本实现现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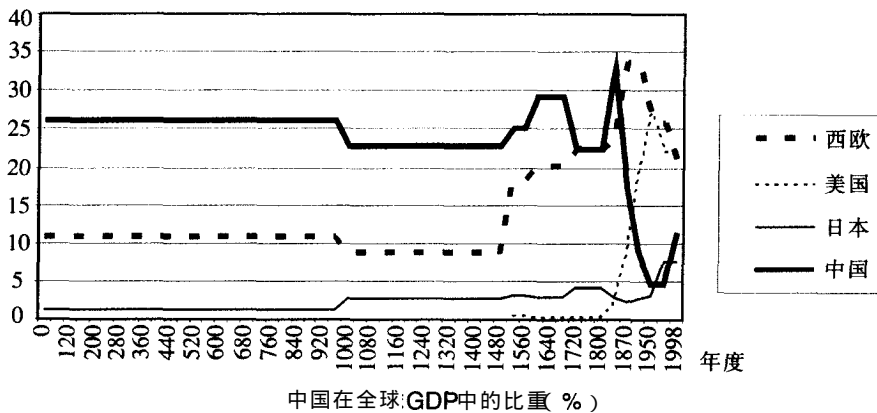
中国经济崛起的历史轨迹

经济发展阶段	中国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	中国人均GDP增长特点	中国人口增长特点	中国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
经济趋异时代				
传统农业停滞时期 (1700—1820年)	居世界首位	人均GDP增长率为0,经济趋异	人口增长率较高(0.85%),高于欧洲	
传统农业解体时期 (1820—1950年)	迅速衰落期,由32.9%下降至4.5%	人均GDP增长率为0,经济大趋异	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0.30%	比重低且下降
经济趋同时代				
现代经济增长初期 (1950—1978年)	占世界的比重处在历史最低点,变化不大	人均GDP增长率为2.34%,经济趋异	高生育率,高增长率,2.06%	比重降至历史低点,不足1%
经济起飞期1 (1978—2000年)	迅速上升期,由5.0%上升为11%以上	人均GDP增长率为6.04%,经济大趋同	较低生育率,较低增长率,1.45%	迅速上升,达到4%
经济起飞期2 (2000—2020年)	迅速上升期,达到20%	人均GDP增长率为4.50%,经济大趋同	低生育率,低增长率,低于1%	迅速上升,达到10%
经济强盛期 (2020—2050年)	居世界首位,且持续上升期	稳定增长,继续趋同	人口零增长	居世界第二位

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ECD: Paris, 2001.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综合国力最为强盛的国家，而且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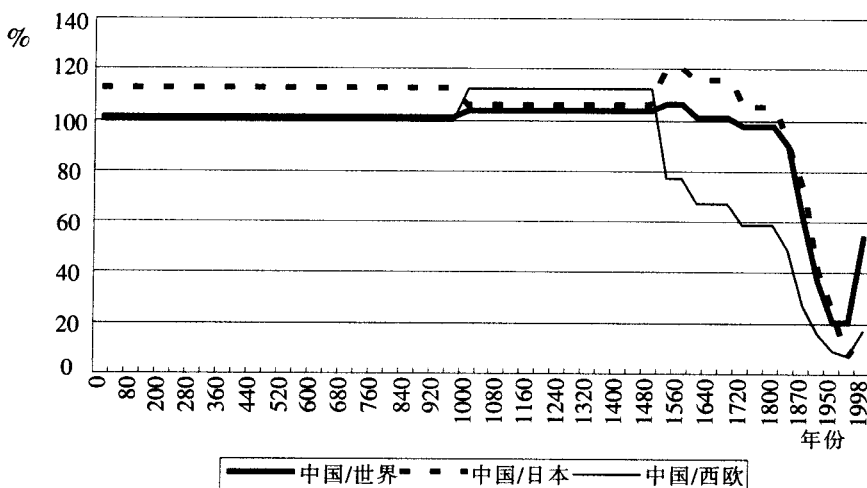
经济、政治、文化、艺术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公元元年到18世纪，中国一直是经济最为强盛的国家之一，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未曾低于20%，1820年更是达到历史最高峰（32.9%）。然而，中国由盛转衰的因子在15、16世纪已经埋下。16世纪初，西方国家进入工业化起步阶段。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制度性障碍，中国故步自封，闭关自守。1820年，西方国家进入工业化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反而进入了经济和社会的迅速衰落时期。1820年，中国GDP居世界总量的32.9%，1870年降至17.2%，1913年降至8.9%，1950年降至4.5%。中国在1950年开始正式启动工业化和现代化，抑制了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继续下降的趋势，1978年以后，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迅速上升，由1978年的5%上升为1995年的10.7%。1978年至今，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3%，增长速度稳居世界诸大国之首。<sup>①</sup>



从公元元年到15世纪，中国人均GDP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500—1800年，西欧在实际人均收入方面追赶并超过了中国。1700年以后，世界人均收入水平开始超过中国的人均水平。从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看，中国经历了倒U字形曲线，先是出现经济趋异、相对差距拉大，后是出现经济趋同、相对差距缩小。1700—1950年，中国与西欧的人均收入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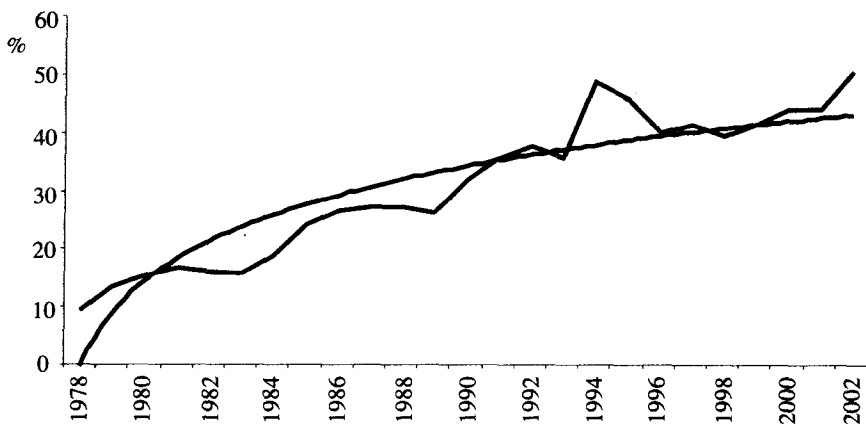
胡鞍钢、门洪华：《中美日印俄有形战略资源比较——兼论旨在富国强民的中国大战略》，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2期，第26—42页。

以每年 1.20% 的速度在扩大，与世界人均收入差距以每年 0.78% 的速度在扩大。1950 年至今，中国开始以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发展，与西欧的人均收入差距以每年 1.30% 的速度在缩小，与世界人均收入差距以每年 2.09% 的速度在缩小。我们预测，2020 年中国可能进入世界中等收入发展阶段。



中国人均 GDP 相对水平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自给自足的比较封闭的农业社会，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相当弱，其外贸进出口额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相对小。按 1990 年美元价格计算，1870 年中国商品出口额为 14 亿美元，占世界出口额的 2.49%；1929 年中国商品出口额为 62.6 亿美元，占世界出口额的 1.87%；1950 年中国商品出口额为 63.4 亿美元，占世界出口额的 1.69%；而后中国这一比重不断下降，到 1973 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 0.65%；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开始对外开放，外贸进出口额逐年迅速增加，中国从一个基本脱离世界经济的十分封闭的社会发展模式向加强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全面开放的社会发展模式转变。



中国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 (1978—2002)

吴敬琏指出，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目前处于近代世界第三次经济浪潮的主角地位。近代世界经济史的重大事件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德国、日本等融入工业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亚洲“四小龙”开始，又有一些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融入世界工业体系；中国成为新兴工业国。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而成为工业国，进入世界工业体系，将导致全世界的工业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世界的经济往来更加密切。

①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举世无双。将之放在中国历史的宏观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崛起不仅仅是新中国成立50多年的努力、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而且是鸦片战争以来长期衰落到达谷底之后的反弹，或明末“闭关锁国”长期滑坡到达谷底之后的回升。

中国崛起伴随着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历程，全面对外开放、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成为中国这次崛起最为鲜明的特征。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冲破自我封闭走向世界的过程，亦即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过程。把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反映出邓小平对我们所处时代的一种深刻把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已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

① 吴敬琏：《中国成为世界第三次经济浪潮主角》，载2002年12月24日《中国经济时报》第1版。

面。<sup>①</sup>19世纪之前，中国一直在东亚相对孤立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发展，与世界其他部分相对隔绝。中国以悠久文明为基础，在东亚地区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帝国体系。19世纪中期，欧洲列强用坚船利炮将中国强行纳入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从此开始了中国与国际社会曲折的互动历程。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明显表现为两个特征：从“中国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国”的转变，从“局外者”向“局内者”的转变。两者相互交叉、相辅相成，导致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几经变换。<sup>②</sup>从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对国际环境的影响几乎为零，但国内环境发生了千年未有的变化；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国内环境与国际环境之间出现了相当同步的变化，中国的政治走向成为亚洲国际环境乃至世界大国力量对比的重要指针。1949—1978年，由于冷战和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的相对封闭，中国国内环境与国际环境变化只是间接的互动，但中国的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地位在抗美援朝等军事斗争中确立起来。1978年至今，中国重新回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的经济大国地位开始确立。<sup>③</sup>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逐步深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也日趋深入和良性化。中国积极参与现有的国际规则，融入现存国际体系，而不是想办法另起炉灶。<sup>④</sup>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世纪之交以来，中国外交由内向性转向外向性，强调有所作为，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拓展战略利益。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这对矛盾一直是构成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主导性原则，孰重孰轻，莫衷一是，甚至一度束缚了中国国际战略目标的实现。在对参与国际事务的理论总结过程之中，我们逐渐领悟到，“韬光养晦”是一种哲学原则，体现的是思想高度；而“有所作为”是一种实践原则，体现的是进取精神。当然，“有所作为”也有其传统哲学含义，即根据自己的战略判断，“有所为，有所不为”。<sup>⑤</sup>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开始采取积极战略，全面

俞可平：《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门洪华：《国际机制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178—187页。

黄仁伟：《论中国崛起的国内外环境制约（上）》，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5—11页。

喻希来：《21世纪中国现代化议程（下）》，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第1—12页。

门洪华：《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框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第14—19页。

参与全球性原有国际机制的完善和新国际机制的制定，主动促成地区性国际机制的建设，并在亚洲区域国际机制的建设中承担主导者的角色。近年来，中国改变了过去对区域合作的消极、被动姿态，在经济、安全、军事等方面与邻近国家展开了积极合作。中国促动的东亚合作机制代表了中国外交的新思路，即在自己利益攸关的地区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消除长期积累起来的隔阂和积怨，探索并逐步确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准则。中国在区域合作中的积极进取，既促进了区域内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和成果的分享，也提高了中国的议程创设（*Agenda-Setting*）能力。通过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塑造，中国在东亚的战略能力和战略地位逐步提高。与此同时，中国以“负责任大国”作为其国际形象的标志，积极提供全球性和区域性公共物品，逐步树立起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国际形象。

综上所述，中国崛起是全方位、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中国已经从一个封闭的中等国家发展为东亚乃至全世界最具活力的国家，<sup>①</sup>其发展势头不可阻遏。但是，我们也同样注意到，中国的崛起并非是平衡的（*Imbalanced*）。现代中国崛起的起点当然是新中国的成立，但是作为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崛起则始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1978年。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快速进入崛起历程的，尽管中国的经济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但全面崛起尚未实现。我们坚信中国将崛起为全面的强国，但中国全面崛起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奢望可以一蹴而就。

## 中国崛起的世界影响

中国崛起将是影响和塑造未来世界的重要力量。大国崛起首先冲击的是国际社会固有的利益格局，进而最终影响其权力格局，导致国际体系的变迁。从过去25年甚至50年来看，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不断向东亚

<sup>①</sup> David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4, Spring 2003, pp.57-85.

乃至全球加大其影响力的过程，而且这个进程正在加速。由于中国崛起与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国际秩序的转型几乎同步，中国的发展前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全球未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中国是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崛起的机遇，目前中国与世界体系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经济与全球市场体系的结合问题。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的中国崛起道路，不可能是军事扩张或政治革命，只能是参与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由此获得崛起的环境和条件。<sup>①</sup> 作为一个具有重要世界影响的地区性大国，中国目前对世界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东亚地区来传导的。因此，中国对东亚权力格局、利益格局的影响尤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针对中国崛起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负面回应多源于与东亚密切相关的国家也证明了以上判断的正确性。

在各种国际论坛和报告中，出现了关于中国崛起的多种声音：有人放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四处宣扬“中国威胁论”；有人宣称表面繁荣的中国实际危机四伏，面临崩溃；有人为中国崛起的前景喝彩，认为中国为区域和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提供着发展的机遇。正如戴维·兰普顿 (David Lampton) 指出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屏幕，外人在这个屏幕上放映着他们的希望和恐惧。对经济利益的期待与对金融危机的担忧并存，有关中国影响力的尖锐警告与有关中国崩溃的预测并存，对中国民主变革的看法与对当前现实的讽刺并存。”<sup>②</sup> 概言之，“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贡献论”、“中国机遇论”等从不同侧面印证着，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许多西方人士认为，中国崛起面临的很多困难几乎无法克服。在他们看来，中国面临的重要困难是人口负担太重，提高人均收入的难度极大；自然资源严重缺乏，生态环境恶化，无法满足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教育水准太低，劳动力素质不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需求；缺少政治制度的保障；地区差距扩大，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严重影响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中国的未来充满变数，即使可避免陷入混乱，中国的成功也不

<sup>①</sup> 黄仁伟：《中国和平崛起与软力量建设》载 2003 年 12 月 25 日《文汇报》。

<sup>②</sup> David Lampton, "Think Again: China",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8, pp.13—27.

会持久。<sup>①</sup> 极端者则强调这些困难不仅不能克服，而且会无限扩大，最终导致中国崩溃。<sup>②</sup> 他们认为，中国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和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巨大能耗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正在走向死胡同，同时国有企业改革、环境污染、金融体制僵化等阻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难以为继。即使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伴随着经济飞速增长而出现的贫富差距、沿海和内陆地区经济差距的无限扩大等问题，将导致中国走向崩溃。此外，尚有关于中国因政治斗争而崩溃的数度流言。“中国崩溃论”以耸人听闻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而达到顶峰。章家敦 (Gordon Kang) 预言中国即将崩溃的理论基础是：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中央政府的投资，而中央投资的资金来源是庞大的财政预算赤字，长此以往，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支撑不下去；第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长期会得利，但是却必须承受短期的经济阵痛，在应付挑战方面不容乐观；第三，中国共产党目前正值第三代到第四代的权力转移期；第四，“9·11”事件后，国际经济气候进一步恶化，导致中国出口量减少。<sup>③</sup>

关于“中国崩溃论”，笔者不想多加评论。在笔者看来，尽管其中某些看法过于极端，但确实也指出了中国崛起面临的种种问题，值得我们以客观、冷静的眼光看待。面对一个大国的迅速崛起，外界的各种议论并不奇怪。不管这些议论出于善意还是恶意，我们都可以将其作为前进道路上的警语。至于某些捕风捉影之谈，事实已经证明了它们的错误，中国的崛起进程亦将继续证明它们的错误。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让事实证明一切是最好的应对之策。

相比而言，“中国威胁论”却是值得我们格外重视和谨慎应对的。“中国威胁论”可追溯到19世纪后期的美国排华浪潮，而“中国威胁论”的理论阐释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始作俑者是《海权论》作者马汉 (Al-

<sup>①</sup> Zalamay Khalizad et al.,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 RAND, 1999, p.14.

<sup>②</sup> Jack A. Goldstone, “The Coming Chinese Collapse”, *Foreign Policy*, No. 99, Summer 1995, pp.35—52.

<sup>③</sup> Gordon G.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London: Random House, 2001.

fred Thayer Mahan)。1944年，英国驻华大使向中国战区美国武装部队司令魏德迈提出，一个强大和统一的中国将对世界构成威胁，将迅速危及白种人在远东乃至最终在全世界的地位。应当指出的是，英国大使提出“中国威胁论”时，中国还处在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统治下。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威胁论”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为固有霸权利益和强权政治服务的。新一代“中国威胁论”是伴随着中国第四次崛起而来的。1990年日本防卫大学教授村井友秀在《诸君月刊》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从国力角度论证中国将是一个潜在的敌人，开冷战后“中国威胁论”之先河。1992年，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莫斯提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相当于美国的45%。<sup>①</sup>199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使用购买力平价对各国进行排序，中国GDP提高了四倍。1993年5月31日，《时代周刊》载文指出，中国经济2010年将超过日本，2020年超过美国，中国经济发展必然威胁国际贸易的正常进行，影响原有贸易格局和利益划分。<sup>②</sup>自此，西方舆论一改冷战时大谈中国贫穷落后的论调，1994年美国正式提出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官方论调。<sup>③</sup>这些观点为冷战后“中国威胁论”的发端提供了导线。

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国威胁论”泛滥于1992—1993年间。1992年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Ross Munro）发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把中国经济强大、政治影响力上升进而军事力量扩张的前景层层推演，系统地把中国描述成为一股威胁亚洲的力量。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发表《文明的冲突》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文明角度论证中国威胁。第二波“中国威胁论”发端于1995—1996年间，诱因则是台海危机以及由此而起的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中国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香港的回归意味着自由民主世界将受到专制

<sup>①</sup> “China Survey”, *The Economist*, Nov. 28, 1992, p.5

刘小彪：《“唱衰”中国的背后：从威胁论到崩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阎学通：《西方人看中国的崛起》，载《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9期，第36—45页。